

◀（上接 7 版）

良的介绍，杨联陞在1937年至1938年间认识了从哈佛大学来北平做研究的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贾德纳在1935年从哈佛大学的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史学史，在哈佛开了第一门中国历史课。1937年，贾德纳被哈佛燕京学社聘为助理教授，聘期三年。19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不仅派学生，也派教员去北平进修。学社原定派他在1937到1939年到中国进修两年，但1937年初，由于战事纷扰，贾德纳决定先留在美国。经过一段耽搁，贾德纳于当年10月动身前往北平。叶理绥希望“他能利用在北平进修的机会，进一步提高阅读中国史书的能力”。

贾德纳来到北平后，继续有关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期间他需要参考大量的日文资料，于是1938年，经燕京大学洪业介绍，周一良开始担任贾德纳的研究助理，协助他阅读日文资料 and 介绍日本学者的著作。1939年周一良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金，离开北平前往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不能再为贾德纳工作。贾德纳希望钱稻孙和周一良推荐其他通日文的学友，于是经他们引荐，杨联陞接替周一良为贾德纳工作。杨联陞在1938到1939年间为贾德纳阅读《支那学》和《东方学报》等重要的日本汉学期刊，然后用英文做提要，同时他还从各家书店送来的书中挑选合适的书籍供贾德纳自己或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买。他俩每星期见三次面，用中、英文交谈。就这样，杨联陞为贾德纳做了大约一年的私人秘书和研究助理。杨联陞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虽帮他中日文，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他的学徒。”

在北平，柯立夫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学汉语、蒙文和藏文，日程排得满满的。谷华辅和韩儒林(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教他汉语文言。柯立夫和韩儒林可谓巴黎索邦大学的同门师兄，只是柯立夫到巴黎后不久，韩儒林就学成回国了。同时教他藏文的是一位叫比利可图的蒙古学者，而比利时籍的牧师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是他的蒙文导师。

柯立夫在北平时的另一任务是整理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内的大量手稿、资料和书籍。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不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 Holstein)受邀来到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此后回到北平，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钢和泰担任燕京大学的中亚文字学教

授，并在燕京大学创立了汉印研究所，搜集有关佛学和边疆研究的资料和典籍。1937年钢和泰在北平去世后，汉印研究所的一大堆资料和日常事务无人照看和管理。此时柯立夫即将结束在巴黎的学业。叶理绥在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上汇报了柯立夫在巴黎出色的学业，介绍说 he 宣读的论文得到汉学行家的赞赏。大家不仅一致同意继续资助他前往北平进修，而且决定让他负责汉印研究所的事务。正如他一年后给哈佛燕京学社汇报的，他在北平的第一年几乎都用来整理这家研究所的资料，管理研究所的各类事务。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北平有一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专攻汉学的留学生，柯立夫和他们时有交流，在学语言和进修文字学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年轻的同行。柯立夫在哈佛时就认识贾德纳，而他们同样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北平进修。因此，柯立夫刚到北平就向叶理绥打听贾德纳的行踪。他们两位先后到北平安顿下来后，柯立夫在1938年经常和贾德纳联系。当时正值杨联陞和钱稻孙、周一良和贾德纳交往甚密之时。不久，经贾德纳介绍，柯立夫和杨联陞结识，而且出于对历史和语言的共同兴趣，他俩成为了好友。从1938年柯立夫抵达北平到1939年底贾德纳离京返美这段时间，柯立夫、杨联陞和贾德纳三人在北平大约有一年时间有机会相互

来往。

柯立夫在1939年里给叶理绥的信中常常提到贾德纳。他在5月9日的信中写到：“我常常和贾德纳博士见面。他正在用功做研究，几乎没什么空余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晚上，他会组织一次汉学晚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福赫伯(Herbert Otto Franke)、福克斯(Walter Fuchs)、艾锷风(即艾克 Gustav Ecke)、莫拉德(Mollard)、迈克纳(Harley F. MacNair)、柯睿格(Edward Augustus Kracke)、斯坦勒(Stanley)和我本人总会参加。我们就有些议题的讨论很有趣。每周一晚上，我还会到福克斯那里，一起阅读一些参考文献的目录，他还把有关满洲的书籍给我一一做介绍。我们还将计划一起学满文。”那段时间，北平荟萃了一批来自欧美的年轻学者，他们很快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汉学家。

柯立夫还在信中告诉叶理绥，他就博士论文选题一事向贾德纳咨询：“我在京都时得知羽田亨博士的一些学生已经对《松漠纪闻》的研究成果做了整理，其成果即将出版。那该会是对这本书的诠释。不过，贾德纳博士跟我说，即便他们已经做了相关的研究，我照样还可以对《松漠纪闻》做我的研究。”

柯立夫在北平时把很多时间花在整理汉印研究所内的资料上。1939年10月15日，柯立夫写信给叶理绥说：“想来贾德纳博士回去后会吧汉印研究所重



组的详情，如他所见当面给你一一做介绍。我相信他能把一些细节给你做些说明。当你读到此信，也许你已经和他谈过了。”一个月之后，他还说：“贾德纳博士离开北平之前把他的自行车留给我了，因此现在我常常蹬着单车在城里转悠，得到了不少锻炼。”1939年底，贾德纳回康桥时带回了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在京购买的北京版《大藏经》，而且贾德纳以个人藏书的名义把明朝万历版的《大藏经》带回康桥。同时他还带回许多满文词典，用以推动当时一项编辑汉英词典的项目。可是对这一段柯立夫和杨联陞在北平交往的细节，学界所知不多。

1939年年末，贾德纳结束在京的研究要回康桥，于是杨联陞就无法再继续担任贾德纳的研究助理了。眼看杨联陞即将面临失业的窘境，也没有其他固定的收入，贾德纳就给他留了一部《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让他帮忙做标点，仍按月为杨联陞提供生活费。贾德纳回到哈佛后，周一良已经开始了在哈佛远东系的学业。贾德纳本来计划就近仍请周一良帮他阅读日文杂志，但周一良已经领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全额奖学金，不得兼职。于是贾德纳决定自费邀请杨联陞从北平来美一年，接着做他的研究助理，而且杨联陞也可以在哈佛求学深造。期间办理来美的手续繁琐，杨联陞直到1941年春季开学才来到哈佛大学。

而柯立夫继续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在北平求学，他一直住到了1941年夏天。期间他整理汉印研究所的材料和手稿，收集中文典籍，和在京的欧美学者交流。他不仅勤修汉文、蒙古文、藏文和梵文，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1941年7月，他结束了在巴黎和北平五年的留学生活打道回府。回康桥时，他还顺便把钢和泰为学社收集在汉印研究所的藏书带

在巴黎求学的后期，在伯希和的影响下，柯立夫的研究兴趣渐渐明朗，他决定潜心专攻中亚语言和文字学，有志于从事蒙古史的研究，而且选定以《松漠纪闻》为题做博士论文。《松漠纪闻》(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系宋洪皓出使金国的见闻杂记。书中有关金国的政治及女真风土民情等，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资料。

回汉和图书馆(也就是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于是柯立夫和杨联陞，还有贾德纳都来到了哈佛，他们三位重聚于康桥。

康桥重聚

1930到1940年代初正是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创办远东系的起始阶段。以哈佛燕京学社为缘，柯立夫、杨联陞经贾德纳在北平相识，结交为友，也正是通过哈佛燕京学社，这两位年轻的学者在哈佛找到了终身致力于汉学教研的平台。他俩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在哈佛远东系的教职也是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和聘任的。总而言之，这两位学者的求学旅程、教职经历和哈佛燕京学社创办的初衷、发展人文教研的理念和推动美国的汉学发展的竭诚努力密不可分。

巴黎为柯立夫打开了欧洲汉学的窗口，而在北平的几年，他不仅有机会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背景，也为往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功底。海外留学五年里，他受益于欧洲汉学的训练和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的熏陶，成为美国年青一代中一位颇有影响的汉学家。在京三年，他还和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关系，除了杨联陞，他和燕京大学的洪业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联陞和洪业是他往后在哈佛的教授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位华裔学友，而洪业1948年来哈佛后，和柯立夫每天下午三点喝茶聊学问几十年没有间断，早已成为康桥学界的佳话。

从北平回到康桥，柯立夫走的学者之路可是一帆风顺

(下转 9 版) ➡



(从左至右)杨联陞、任华、雷乐民、周一良1941年在哈佛大学的合影。当时杨联陞赴美不久，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并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